儿子编程比赛冠军后染了流感，兽医老婆坚持自己给儿子输液，中途接到男大继弟找狗电话，便把儿子丢在宠物医院，让我去照顾。

　　我立马放下项目，跑去照顾。

　　但还是晚了一步，儿子因为血液倒流多处感染，心脏衰弱，七窍流血倒在地上。

　　我砸开被锁的玻璃门，抱紧儿子，儿子缩着喊冷，还一直喊着妈妈。

　　救护车还没到，他妈妈也没到，儿子已没了气息。

　　我抱着儿子的尸体悲痛欲绝。

　　我打电话想找柳婷算账，一连打了几十个都被摁断。

　　柳婷的继弟林新逸私发了个直播录屏视频，两人叠在一起，给只泰迪直播洗澡。

　　林新逸头埋进柳婷的肩窝，大胆表白“真想一辈子做姐姐的宝贝小废物”

　　柳婷温柔含笑，嬉闹互抹泡沫，念出互动弹幕“好温馨的一家三口”

　　我心死如灰，把聊天记录转发给柳婷“狗比儿子重要，那你们一家三口过吧”

　　直到儿子下葬，柳婷才赶来“儿子是天才，输液这种小事一个人能应付。但小逸的狗走丢，他没我不行。”

　　1、

　　三天后，民政局离婚！

　　我给柳婷发完消息，手机直接关机。

　　我不吃不喝在殡仪馆守了小龙三天，握着冰凉的小手，流干了这辈子所有的泪。

　　第三天尸体火化，我抱着骨灰盒出了殡仪馆。

　　殡仪馆门口，停着熟悉的车。

　　柳婷和林新逸两人穿情侣装坐前座，怀中抱着小狗，你侬我侬的互喂零食。

　　好像这里不是殡仪馆，是他们新婚秀恩爱的酒店。

　　放在以前，我肯定会气冲冲的找两人理论争吵。

　　但是自从儿子死后，我连个眼神都不想给他们，他们爱怎么秀怎么秀。

　　杨兴逸咬了口蛋糕，扬起下巴，像只傲慢的孔雀，点点我的方向。

　　眼神里是毫不收敛的轻蔑。

　　我承认他的傲慢是有资本的。

　　因为七年来柳婷从不允许我在车上吃东西。

　　甚至，连小龙也是拿百次的冠军荣誉，才换来车上喝酸奶的特权。

　　柳婷看到我，胡乱塞了口递到嘴边的零食，匆忙下车。

　　柳婷拔高音量指责

　　“多大点事，你闹到殡仪馆来了”

　　“不就是让你照顾一下孩子，你居然敢离家出走三天？我给你打了几百个电话，你一个都不接。”

　　“你是不是忘记你还有个家了？”

　　她像个女王，高高在上质问，只要有半点不顺心，那所有都是我这个仆人的问题。

　　我冷笑斜睨

　　“你还知道你有个家？”

　　但凡柳婷心中对这个家有半点挂念，她就不会把输液一半的儿子单独留在宠物医院，儿子也不会心衰死亡。

　　如今，儿子尸骨未寒，她不闻不问，却和没有血缘关系的继弟大秀恩爱。

　　这是一个孩子的妈妈能干的出来的事？

　　一想到才这些，我的目光更冷了。

　　柳婷脸气得涨红，尖声威胁

　　“你再给我摆脸色试试？你夜不归宿还有理？”

　　“还有，你到底把小龙藏到哪里去了”

　　我目光冷厉

　　“你还有脸提小龙。在你心里，你好弟弟的狗，不是都比他重要吗？”

　　小龙才7岁，生命就戛然而止。

　　他还没来得看看这个世界，就变成一捧骨灰，困在漆黑四方的小黑盒里。

　　再没有比这更残忍的事了。

　　柳婷眼底心虚一闪而过后，怒吼。

　　“你是不是男人？就让你陪孩子输液，你斤斤计较算旧账”

　　“还不要脸的去跟狗比，找狗黄金时间是丢失24小时内，我不帮他谁帮他？”

　　“狗还知道看家护主人。你就知道把孩子藏起来，整天不依不饶的闹，你个搅家精。”

柳婷的话简直剜我的心，我脑海里浮现小龙最后一面。

　　我抱着六床棉被裹着的小人

　　“爸爸，我好冷”

　　以往红润的小脸泛乌紫，七窍流出暗红血液，血红的双眼满是无助。

　　“爸爸，我想见妈妈，你说妈妈会不会喜欢我给她准备的生日礼物”

　　我心痛到窒息，儿子最后一刻都想柳婷陪陪他。

　　可柳婷和林新逸叠在一起，和狗玩得忘乎所以！

　　柳婷害死了小龙，她哪来的脸高高在上质问我？

　　“离婚，立刻去签离婚协议！”

　　我死死抓住她的手，不想再说一个字。

　　2、

　　柳婷挣不脱，满脸不可思议

　　“你是不是有病？我8年青春给了你给了这个家。就让你陪孩子输液，你小题大做要跟我离婚？”

　　林新逸在旁也翻个白眼。

　　“婷婷姐这么漂亮大方，当初追她的人排到天安门，怎么会选到你这个货色”

　　“连我们家旺财都知道知恩图报，不像有的白眼狼”

　　我脸色瞬间难看。

　　柳婷和林新逸是重组家庭的继姐弟。

　　我们婚后第4年，刚读大一的林新逸，以被宿舍孤立为由搬进了我们的新房。

　　一住就是三年。

　　第一次见面，柳婷大包小包的帮着搬东西。

　　我心里不舒服找他谈，毕竟没有血缘关系的单身男，住太久不好。

　　柳婷恼怒捶我，“心脏的人看什么都脏。他只是我弟，不可能让他在外面被欺负。你不能懂点事吗？”

　　当晚，林新逸梦游到我们的床上，柳婷却把我撵出去，关了空调给他扇风。

　　我和她争吵，她捂住我的嘴，小声说“他有梦游症。别闹。”

　　我看了看熟睡的孩子，选择妥协。

　　后来柳婷把林兴逸当贴身男助理带在身边，出入各种酒会，经常凌晨才回家，偶尔夜不归宿。

　　之后他们更是变本加厉，以运营宠物情侣视频号为由，夏天跑到国外滑雪，冬天跑到北海道泡温泉，在社交平台大秀亲密。

　　所有人都提醒我，正常的姐弟可不是这样，小心被戴绿帽。

　　为了维护柳婷的名声，也为了儿子，我不厌其烦解释“他们就是很纯粹的姐弟关系，而且她的工作也是为让这个家更好，我尊重她。”

　　就连小龙生日哭着要妈妈，我也极力找补“妈妈在拯救小动物的生命，忙完就回来一起过生日”

　　但是太多人在背后指指点点，我一和她理论争吵，她秒黑脸开车外宿。

　　最后我只能卑微祈求，当着孩子面，收敛一点，偶尔也陪陪孩子。

　　可她却一拍桌子，反过来指着我的鼻子“你带个孩子磨磨唧唧的，你知道我在外面有多苦吗？你就不是个男人”

　　以前为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我只能默默看着她离开的背影。

　　自顾自的安慰，等孩子再大一点，她就会变好。

　　可我三年的卑微忍让换来的是，儿子鲜活的生命变成一捧骨灰，和两人居高临下的骑脸嘲笑。

　　现在，儿子死了，她还有脸质问我。

　　都是这对不要脸的，害死我儿子。

　　我抱紧骨灰盒，大力举起手掌狠狠落下，一人甩了一巴掌。

　　“滚远点，脏了我的路！”

　　“谁家妈妈像你，一天责任没尽过？”

　　我步步紧逼

　　“我求你给小龙过生日，你扔下儿子带只狗去教堂洗礼”

　　“小龙德语演讲，眼巴巴盼你去看他。你提前3天关掉宠物医院，陪林兴逸准备宠物运动会”

　　“就连他生病发烧，只想听听你的声音，你一接通就挂”

　　柳婷脸色青白，捂着胸口，节节败退

　　“好你个斤斤计较的王八蛋，我在外面拼死拼活的工作，你就是这么想我的？”

　　“离婚，立刻离，儿子抚养权归我。不然有你这种小肚鸡肠的爸爸，迟早会染上你的恶习。”

　　“我儿子以后可是要走状元的路。他必须跟你断绝关系！”

　　“孩子到底被你藏到哪里去了，交出来，不然我就让你这个家暴男社死”

　　柳婷气得满脸涨红，掏出手机对准我的脸。

　　我多希望是像小时候，儿子只是玩捉迷藏藏起来。倒计时一结束，就能见到他的笑脸。

　　只要他能活着，别说断绝关系，就算以命换命我也甘愿。

　　可现在一切都是妄想，现实只有一捧死气沉沉的骨灰。

　　我瞬间没了力气，不想再跟她争辩，指着骨灰盒。

　　“小龙就在这儿。”

　　柳婷懵了一秒，林新逸在旁噗呲笑出声，两人对视一眼，捧腹大笑。

　　“打赌我赢了。婷姐给我包个大红包。我就说闹到殡仪馆来，肯定是要骗你孩子死了”

　　林新逸一脸得意，胸有成竹的伸手。

　　“不管输赢，早给你准备了5200的红包”

　　柳婷宠溺笑笑，从手提包里摸出红包。

　　红包刺眼，那是我特意准备的压岁红包。

　　孩子的死讯，成了他们打赌笑闹的资本。这是一个妈妈该干的事？

　　可惜我现在才认清她是什么人。

　　要是我早点迷途知返，儿子也不会死的。

　　想着想着我对着天空癫狂大笑，眼泪直流。

　　“你提的离婚？还好意思假哭？就算你哭瞎了，这婚也离定了。”

　　“三天前儿子还好好的。你就看不得儿子跟我亲，要咒他。你配做儿子爸爸吗？”

　　“我要曝光你的狗德行，看看你还怎么打着儿子的名义，在外面装模作样”

　　我笑着尝到咸苦的泪。

　　“你也知道是三天前了。要不是你坚持给他输液，还半路扔下他。小龙怎么会输液感染心衰？”

　　“是你害死了他。你不配再当他的妈妈。”

　　见我眼中的恨意滔天，柳婷神色闪过怀疑。

　　林新逸眼珠一转，昂头拱火

　　“如果小龙真死了，怎么没人通知你。我赌13140，他把孩子藏起来，就是要抢抚养权。”

　　柳婷反应过来，满脸通红，怒吼。“差点被鳄鱼眼泪骗了。你个死骗子，把孩子交出来，不然我告你拐卖儿童”

　　“给你留面子你不要，喜欢拿个破盒子装。我现在就把他毁了，看你怎么装！”

　　说着恶狠狠的上手抢夺我怀里的骨灰盒。

　　我单手抱紧骨灰盒，避开，反手又甩了她一巴掌。

　　“从现在起，我不准你碰小龙一下”

　　“你个王八蛋，还要打我？我跟你没完”

　　柳婷眼神中满是恨意，拎起手包胡乱招呼。

　　“你敢打婷婷姐，我也跟你没完”

　　林新逸也挥舞拳头也扑上来。

　　都是这两个祸害，害死了小龙。我早就想揍他们了。

　　我绊倒柳婷，一巴掌狠狠把林新逸甩翻在地。

　　一个箭步冲上去，重重踩在他脸上，跨坐上去，一拳又一拳的重拳在他身上猛猛锤击。

　　“畜生东西”

　　“都怪你害死小龙，今天我就要你以命还命”

　　我用了死劲捶打。

　　反正小龙死了，我也不想活了。

　　“救命啊，杀人啦”

　　“婷婷姐，快救我，这个疯子要杀我。”

　　3、

　　柳婷爬起来，拦住我挥下的手臂

　　“快停手，我可以原谅你，既往不咎”

　　“停手啊，他要被你打死了”

　　“我就是要打死他”

　　我把她甩开，继续暴打林新逸。

　　直到车的喇叭声近在耳边，我下意识转头。

　　林新逸趁机把我掀翻狼狈逃窜。

　　我本能追赶，却只觉得下体一阵剧痛。

　　回头见柳婷坐在主驾上一脚油门，把我撞飞，剧痛让骨灰盒脱手。

　　我还没回过神，车轮紧随而来碾过小腿一遍又一遍。

　　钻心的痛让我眼前发黑，意识模糊，只能看着骨灰盒被创飞六米远。

　　柳婷不依不饶踩死油门驶过，无情地在骨灰盒上反复碾压。

　　血液倒回脑腔，呼吸停滞，我的心痛到麻木。

　　“小龙，我可怜的儿子”

　　“小龙已经死的够惨了，你还要在他的骨灰上反复碾压，你不是人啊！”

　　我撑着双腿爬起，一瘸一拐的冲过去想抱回骨灰盒。

　　这时，林兴逸一脚踩在骨灰盒上，碾碎盒子盖。

　　“就一个破盒子演这么深情，你怎么不去演戏”

　　“你想要吗，跪下道歉”

　　我绝不能让儿子仅存的骨灰出现意外。

　　没有思考余地，我膝盖一软跪下磕头

　　“都是我的错，把儿子还给我”

　　林新逸满意笑笑，弯腰去捡

　　“哎呀，不小心脚滑了”

　　他向后仰倒一脚踹了出去。

　　骨灰盒彻底碎裂，半空粉尘飞扬，盒子碎片跌进臭水沟。

　　我脑子空白，整个人木在原地。

　　林新逸笑笑轻轻拍腿边的泰迪。

　　“演技太差，不如旺财”

　　话音落下，他怀中的狗抬腿往臭水沟撒尿。

　　我脑袋轰的炸开，瞬间双眼通红，拖着伤腿就往上撞。

　　我要让这个杂碎去给小龙陪葬！

　　林新逸吓得抖了两下，不自觉的往车后缩。

　　还没冲到他面前，柳婷冲下车，一高跟鞋砸我脑袋上，鲜血直流。

　　“你闹够没有？从殡仪馆出来就是骨灰？动动你那个比芝麻心眼还小的脑子”

　　“儿子以后可是当状元的料，你再给他沾晦气东西试试？”

　　说完，她拍拍手上的灰，厌恶瞪我一眼。

　　这时她妈的电话铃声响起，一接通就是劈头盖脸的怒骂

　　“柳婷你胆子真是越来越肥了，这么大的事情居然敢瞒我们？”

　　柳婷懵在原地

　　“什么事？”

　　“小龙三天前感染心衰死了”

　　（卡点）

　　柳婷冲天惊声尖叫，冲过来狠狠锤在我身上

　　“小龙出事了，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把我当妻子”

　　我冷脸一把推倒她

　　“我给你打了几十个电话，你在干什么？”

　　柳婷神色恍惚，她当然知道，她正夸洗澡的旺财是乖宝，开心得忘乎所以。

　　我不想跟她多说，只小步淌水沟，小心翼翼捧起浮起的骨灰，拢入怀中衣服。

　　我鼻尖泛酸，衣服滤掉水，骨灰又重新出现，儿子以前最喜欢举高高，现在有爸爸的怀抱永远陪着他。

　　柳婷带着哭腔，颤抖着手过来帮忙

　　“老公，当时旺财走丢，我太慌了。小龙是天才，我只教一遍拔针，他就学会了。他保证会照顾好自己，我才走的。”

　　我拍掉她不断想帮忙的手，眼皮都没抬。

　　太慌了？直播视频里面她笑得跟旺财亲妈一样，满心满眼都是别人

　　根本忘记了被她抛下的小龙只是个七岁的孩子。

　　柳婷捂脸坐在水沟里痛哭，

　　“是我的错，我会补偿你的，我会补偿这个家”

　　这时，林新逸声音飘来“婷婷姐都给你道歉了，你还想怎样。”

　　"小逸，你先回去。”

　　林新逸气的跺脚转身离开。

　　4、

　　“老公，我送你去医院”

　　柳婷开着车，跟在我身旁。

　　我没有理她，团紧怀中骨灰，拖着瘸腿一步一步走。

　　柳婷把车一横，堵在我身前，强硬把我塞进车里。

　　“老公都是我的错，以后任打任骂都随你，但我舍不得看你再糟践自己的身体。”

　　这里不好打车，我筋疲力尽靠在锁紧的车窗，随便她爱怎样怎样，车厢死一般沉默。

　　刚开车没多久，属于林新逸的专属铃声响起。

　　铃声响了半个钟，柳婷余光瞟了我几十遍也没敢接通。

　　直到那边电话停了，发了条语音过来。

　　“婷婷姐，我出车祸了。”

　　柳婷心慌的给车打了个急转，差点撞树上。

　　她回拨电话，急匆匆保证“我马上就到”

　　柳婷咬着下唇，话到喉头又落下。

　　我声音没有一丝波动，“我就在这下车”

　　下车后，四周群山环绕。

　　柳婷车开出去几步又退后，从车窗抬头看我，想伸手安抚。

　　“老公你手机定位别关，我就去看他一眼，我立马回来接你。”

　　这就是上一秒信誓旦旦承诺要补偿的女人，下一秒林新逸有风吹草动，她就毫不犹豫毁掉承诺。

　　车一启动，我抱着骨灰转身就走。

　　后来是好心人，把我送到医院包扎。

　　躺在床上包扎时，我看到柳婷小号发的朋友圈。

　　“信女愿意用一切换小逸平安”

　　配图是两人在许愿树下的接吻照。

　　我毫不犹豫把柳婷全平台拉黑，然后把宠物医院视频，行车记录仪视频，发给离婚律师。

　　律师向我保证，这些过失致孩子死亡，故意伤害的证据，足以强制解除婚姻关系，让她净身出户。

　　5、

　　包扎上药后已是晚上11点，我回到家收拾东西离开。

　　儿子房间门缝传来灯光，传出低声啜泣。

　　我抱紧怀中的骨灰，抱着极不可能的希望，推开房门。

　　“我多聪明的乖孙，都怪外婆来晚了，要是你跟着外婆就会无忧无虑长大。”

　　“家人们，我不知道礼物在哪里关，礼物就别送了。”

　　岳母刘芳茹摸着墙上奖状哭泣卖惨，继岳父用手机拍她直播。

　　一见我，刘芳茹边抹眼泪边走过来，指着我

　　“你就是看不起我老婆子带孩子，不然我乖孙还活的好好的。”

　　希望落空，本就心灰意冷，他们直播卖惨更是让我太阳穴突突跳，指着门

　　“出去，我跟柳婷已经离婚了，让她跟你们解释”

　　岳母瞪大眼睛

　　“我女儿救过你的命，你怎么可以说离婚就离婚。”

　　刚上大学时，我遇到持刀抢劫，勤工俭学回学校的柳婷蹲在草丛里放了警车警报，才吓走犯人。

　　我说要报答她，她开玩笑让我以身相许。

　　看着她明媚的笑容，我答应了。

　　大学毕业，我们顺理成章结婚，同年从小丢下柳婷的妈妈，回来和她相认。

　　柳婷握着和奶奶的合照，一遍又一遍哭着问我，

　　“我是不是不该原谅她，可她是我在世上唯一的亲人”

　　从那时起，岳母想买香奈儿包包，我出钱。

　　岳母生病，我陪看病出诊疗钱。

　　这一切都是为了让岳母对柳婷更好一些，弥补她童年缺失的母爱。

　　婚后第三年，岳母在棋牌室认识了林新逸的爸爸，两人搞起了黄昏恋。

　　她背着我给柳婷发信息，说以她女儿条件可以找到更好的。

　　甚至，小龙学习天赋显现后，她要死要活要把小龙接过去教导，我坚持不同意，才作罢。

　　此时，密码锁开了，柳婷看到岳母边哭喊边扬手冲来

　　“没良心的”

　　柳婷急忙上前挡住，巴掌狠狠落在她脸上扇出五个红指印。

　　她顶着红肿的脸，半拉半拽，把两人推出大门换了密码。

　　“妈，你再闹我就不认你”

　　柳婷果然陪林新逸到半夜才想起回家。

　　我低头整理小龙的物品，无视她的开口解释。

　　柳婷蹲下紧紧抱住我，

　　“小龙出意外我也很难过，别走好不好？”

　　“只要你好好跟我过日子，你不是喜欢看足球吗？我再生11个陪你一起踢。”

　　以前亲密的动作，恶心得我汗毛直立。

　　柳婷见我没有反应，把我扑倒在地，跨坐上来，胡乱的吻。

　　直到她对上我没有一丝爱意的双眼，愣住

　　“你怎么没有反应？”

　　我冷淡开口“太脏了，没感觉。”

　　柳婷话到嘴边又咽下，眼泪大颗大颗落下。

　　“怎么会没感觉，明明你以前最喜欢我主动。”

　　我嫌恶掀开“你自己清楚。”

　　我不再搭理柳婷，整理好小龙的物品后，一把火烧成灰，垫在了盛骨灰的衣服下，放在盒子里。

　　小小的盒子承载了小龙七年来的喜怒哀乐。

　　我头贴着盒子，陪他最后一晚。

　　6、

　　次日清晨，我寄出行李箱，抱着骨灰，前往墓园安葬。

　　柳婷满脸疲惫的跟在后面。

　　我从清晨坐到中午，跟小龙聊以前玩过的游戏，他喜欢的书，还有去旅游的地方。

　　好孩子，你还没体会过这个世界的美好，我会做你的眼睛替你去看世界。

　　我摸着儿子最喜欢的小机器人定了明天晚上离开的机票。

　　第一站就去看川西的日照金山。

　　我吃力走下墓园楼梯，打断柳婷扶我的手，冷着脸让她走。

　　柳婷像个牛皮糖粘在身旁，亦步亦趋

　　“我一晚没睡查了一整晚资料，你身体有问题是心理障碍”

　　“我已经约了心理医生，我不会嫌弃你的，我会撑起这个家，我们夫妻一起渡过难关”

　　我莫名想笑，做错事的是她，她凭什么说嫌弃？

　　“我们已经不是夫妻”

　　柳婷脸色煞白，又想抱我

　　“我不准你这么说，只要我一天不跟你去民政局，我们就还是夫妻”

　　我冷漠提醒

　　“你过失致儿子惨死，故意伤害撞伤我，出轨第三者。这些证据足以强制解除夫妻关系”

　　“老公，我不信你这么绝情”

　　柳婷的唇发抖，手机上来了消息提醒，我让她打开看。

　　她打开，瞳孔瞬间放大

　　“财产分配通知单，你让我净身出户？”

　　刘芳茹赶来，抢过手机，双眼瞪的像牛眼

　　“净身出户？”

　　她手一挥，她的新丈夫和林新逸围上来。

　　刘芳茹上来就想揪衣领

　　“你这个畜生，害死了我的乖孙，还敢让我女儿净身出户，你怎么不去死，还我乖孙命来”

　　她怎么拿我无理取闹都行，但我不能忍受他们说我害死了小龙。

　　“要不是你的好女儿，和继子勾搭。半路丢下小龙，小龙也不会感染到心衰死亡”

　　我指着柳婷，不留半点脸面。

　　“你这个烂嘴还敢编排我女儿？平时都是你陪小龙上医院，怎么这次流感你没在？”

　　“你是不是故意的？连小龙最后一面都不让我们见”

　　我被她的颠倒黑白恶心坏了，看向柳婷

　　“是你跟她这么说的？”

　　柳婷哭着去拦他们，“老公，我没有”

　　刘芳茹气得推开柳婷，指着我

　　“你立刻把财产转让书签了，不然今天我让你出不了墓园”

　　我大致瞟一眼，我是某ai模型公司的元老级员工，年薪在500w。

　　这8年来户头上也攒了4000多万，两辆车写的柳婷名，房子我和柳婷共有。

　　财产转让协议上竟然把我收入标的一清二楚，看来从昨天的直播卖惨开始，就是借着小龙名义争财产。

　　以前因为柳婷，才会上赶着讨好，现在我不会对留一点脸面。

　　“我会追回柳婷给你们花的大额财产，尤其是你林新逸”

　　林新逸啧了一声，“婷婷姐，这种一毛不拔的男人别要了，咱们随便换一个都比这个好”

　　柳婷没想到他们找过来，拦在我身前

　　“你们不准动他，不然我就从这里跳下去”

　　刘芳茹瞪她一眼

　　“你给我好好的活着，这些财产不能便宜这个龟孙。”

　　她神色闪了又闪带人离开。

　　“老公，我从来没告诉过他们在墓园，你相信我”

　　“老公，你刚刚是在跟我开玩笑是不是？这条信息是你在网上买的？”

　　“你就是在赌气，你那么爱我，爱这个家，怎么会舍得不要我”

　　柳婷声音颤抖。

　　小龙没了想起来有家了？我打破她的痴心妄想。

　　“你等着法院传票吧

　　柳婷涕泪横流，拦住车门

　　“我不会跟你去法院，我会找人拖个三五年，我一定能让你回心转意”

　　真是可笑，我以前放下自尊，卑微乞求她收心回家。

　　现在竟然轮到她跪着求我回心转意。

　　后视镜里柳婷滑跪在地捂脸痛哭。

　　我示意司机往前开，不要回头。

　　7、

　　我带着小机器人，来到小龙最爱的中国电影城和变形金刚合影，点了他最喜欢的蓝莓蛋糕。

　　小龙以前吃蛋糕鼻尖总会沾上奶油，然后笑嘻嘻的问我

　　“爸爸，我的作业全部提前做完，明天可以请假跟威震天再玩一天吗？”

　　走走停停，脑海里都是以前小龙蹦蹦跳跳的身影，一下午过去。

　　最后，爬了一整晚山，从山上往下俯瞰整个城市的灯火辉煌。

　　在晨风里，迎接日出。

　　离开的机票在今晚9点，我抚着怀里的小机器人，很快就可以环游世界了。

　　刚过八点，林新逸的大学室友兼死对头方年找到了我。

　　本来我不关心林新逸的消息，可他说与小龙有关，我们约在咖啡厅见面。

　　“我们见过一面。”

　　方年青涩的脸装作老成。

　　我有点印象，有一次我出差，林新逸装作别墅主人，请大学同学大办派对。

　　“我怀疑他跟你儿子的死有关，这是聊天记录”

　　方年把手机递给我。

　　“你是不是还没被打够？”

　　我抬眼看他，

　　“他昨天又骚扰我女朋友，我把他揍了一顿”

　　难怪林新逸的脸肿成猪头三，原来昨天真的又挨了一顿揍。

　　我暗骂一句活该，眼神也变欣赏。

　　“打我又怎么样？你个loser，还不快和校花分手，你配不上他”

　　“我马上就要有一套别墅和2000万”

　　“你怎么像个癞蛤蟆，还赖着不走纠缠不休”

　　另一份聊天记录是他校花女友的，

　　“今天老女人发了5200红包，女神快拿去买个新包”

　　“女神，你等我，等我别墅到手就跟你求婚”

　　那边一条都没回。

　　我笑了，柳婷的绿茶弟弟在外面做别人的舔狗。

　　可他的别墅和2000万哪里来的？

　　这些年他花的钱都是我和柳婷共同财产划出去的。

　　我疑问看向方年。

　　“他是个变态跟踪狂，立个富二代人设，骚扰我女友3年，换了几百个手机号，女友怕他做出过激行为无奈留下他的联系方式”

　　我突然想起来那次聚会就是给个女生过生日，我项目提前结束，赶早回家接儿子。

　　我无意间透露房子是我的，林新逸脸青白交加，摔门而去。

　　后来，柳婷逼我道歉，逼我把别墅过户给林新逸，说方便他就业落户。

　　我觉得天方夜谭和她大吵一架。

　　“他一穷二白的穷大学生哪有钱？我看到你们家直播视频的时候，怀疑他的钱跟你们有关”

　　“所以，我去宠物医院找你，遇见了你的律师”

　　“我们找到了他害死你孩子的证据”

　　我脑袋轰的炸开，儿子的死不是意外。

　　儿子七窍流血的脸一遍又一遍在我眼前回放，血红的眼无助地盯着我。

　　我的手控制不住发抖，点开录像。

　　视频里，林新逸鬼鬼祟祟把手中粉末倒入牛奶杯，然后拔掉了输液器的防倒流装置。

　　小龙接过那杯下药牛奶，笑得天真无邪，乖巧地说：“谢谢舅舅。”

　　我的心在滴血。

　　“杯子检测结果显示有安眠药”

　　赶来的律师把检测报告递给我。

　　这个畜生，枉费小龙还念他的好，小龙才七岁，他也下得去手。

　　我要他一命赔一命！

　　这时，电话铃声打破可怕的寂静。

8、

　　一丝理智短暂回笼。

　　我黑脸按下接听。

　　柳婷声音沙哑，听的出来是生病

　　“我生病高烧38度，快死了，想见最后你一面”

　　我扯扯嘴角，定在一个电竞酒店见面。

　　柳婷喜出望外，扑哧下床倒腾化妆台

　　“老公，中午12点不见不散”

　　不出意料，在酒店餐厅看到林新逸喂柳婷喝营养汤。

　　“他不放心我，想跟过来照顾我。他也想向你道歉”

　　柳婷红着眼眶解释

　　“我们结婚八年，你不记得我一吃生鱼片就拉肚子？”

　　柳婷化过妆的脸唰的惨白，

　　“老公，我太高兴了，我这就去加你喜欢的蒸菜”

　　呵，太高兴了？不记得我的忌口，倒是给她的好弟弟点了一桌子爱吃的。

　　我支开柳婷，对着想发作的林新逸

　　“我刚在转角房间门口见了你大学同学，他好像在找柳婷”

　　林新逸眼神慌乱，坐立不安，朝着我指的方向去。

　　柳婷点完菜回来，我带着她来到转角房间门口。

　　方年声音传来

　　“冤家路窄，我今天非得打死你。”

　　“打死我又怎么样？等别墅一过户，校花肯定抛弃你。她不删除我，就是心里有我”

　　柳婷急得要去推门帮忙，我伸手拦住。

　　里面又是一记响亮的耳光声

　　“谁知道你这么多钱哪里来的？是不是当鸭子来的？”

　　林新逸的声音很闷

　　“你放屁。我的钱可是老女人心甘情愿奉上供的。”

　　“谁像你童子鸡。连个女人都不会哄。”

　　“老女人只要看看腹肌哄一哄，偶尔睡一睡。她就要把全家转给我”

　　柳婷的手发抖，嗫嚅

　　“老公，你听我解释……”

　　　他们的亲密关系我早有预料，脸上没有一丝波澜，只手指比了个嘘，继续听。

　　方年继续发力，不屑嘲讽

　　“人家有老公，有孩子。只是玩玩你。真有傻子当真啊？哈哈哈”

　　林新逸拔高声音

　　“随便用一点小手段，她就只有我了”

　　方年持续嘲讽

　　“你这个废物有什么手段”

　　林新逸上头了

　　“我当着她的面弄死了她儿子，她老公一定不会原谅她。你再动我一下，我也要你的命。”

　　柳婷表情空白，懵在原地，我不再阻止，让她推门进去。

　　“你弄死了小龙？”

　　“婷婷姐，你听错了，是他们两个联手害我”

　　林新逸被按在墙上，眼珠子乱转。

　　我当着两人的面，播放了宠物医院录像，把药物检测报告复印件给了柳婷。

　　看到小龙乖巧道谢，柳婷弯腰捂住胸口，双眼通红哭到窒息

　　“你明知道小龙输液，你居然拔掉倒流栓，还喂他安眠药。”

　　“你要房子，要钱为什么不早说？我不是都给你了吗”

　　柳婷的妈妈从门外挤进来，抬手扇了柳婷一巴掌。

　　“没用的东西。你少在这里给我儿子泼脏水。分明是你非法行医害死我乖孙”

　　柳婷的脸越来越冷

　　“你早知道是他干的？”

　　刘芳茹持续发力道德绑架

　　“你乖乖去认罪坐牢，签了这个财产转让书。下半辈子我们还是母女。不要连累我儿子。”

　　柳婷眼中流出热泪，这就是她渴望的母爱，拿爱人，儿子去讨好继弟的后果。

　　“是啊，你儿子还活着，我儿子已经死了。”

　　话毕，柳婷看两人的眼神像看死人。

　　下一秒，柳婷暴起，操起水果刀，捅了上去

　　“是你害死了小龙，是你拆散了这个家”

　　林新逸身上中了几十刀。

　　至于来拦的刘芳茹也中了几刀。

　　我冷静看他们狗咬狗后录完像后，又上去踹了林新逸几脚，才报警。

　　林新逸躺在地上，喉咙冒血,声音很小

　　“婷婷姐，救救我，我不想死”

　　柳婷把刀甩在一遍，冷漠的像看死狗

　　“我不会让你这么轻易死掉”

　　救护车带走了两人，警察带走了柳婷，我跟着去做笔录。

　　晚上七点，笔录结束，我走出警局准点乘上飞机离开。

　　回忆里小龙血红的眼褪色，我想明天的日照金山小龙也会喜欢。

　　三个月后，我收到了开庭通知，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柳婷。

　　9、

　　曾经亲密无间的两人，如今坐在被告席上，已然成了不死不休的仇人。

　　林新逸一见我，昂头挑衅

　　“孤家寡人的日子，不好过吧？反正她妈妈会给我签谅解书，要不了几年，我就能出去。”

　　柳婷出手很有分寸，林新逸被捅了几十刀，医院最终判定却仅是轻伤。

　　可他不知道，刘芳茹脑梗发作，躺在医院连手都动不了。

　　柳婷麻木冷漠，已经接受现实。

　　庭审时，两人不择手段把罪责往身边人身上推，生怕对方轻判一天。

　　柳婷频繁出国，是在偷偷走私珍稀动物，数罪并罚，最终被判7年监禁。

　　而林新逸大学时因为霸凌致死同学，和故意杀人，被判死缓。

　　走出法庭后，柳婷强烈要求见我一面，她

直直跪下，声音哽咽

　　“是我错得太离谱，奢望只要对林新逸好，刘芳茹就会多爱我一些，我就不再是没父没母的孤儿”

　　“不管你信不信，我从没想过要伤害小龙，更没想过要伤害你。你太优秀了，我太怕被你甩开，只能拼命工作追赶”

　　我听得出她是在真心忏悔，可是有什么用？

　　我错开身，大步向前走。

　　身后柳婷哭到断气，苦苦哀求

　　“我亲手做了蛋糕…求你带上……去看小龙…”

　　一个月后，我把小龙的生日礼物寄给了柳婷。

　　听说柳婷见到礼物那刻，情绪瞬间崩溃，开始自残，只有给她注射镇静剂，她才勉强平静下来。

　　至于林新逸，听说他在监狱里依旧死性不改，傲慢到处挑衅，被其他犯人打成了瘫痪，躺在床上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我离职后，带着小龙的骨灰和小机器人，花了两年时间周游世界。之后，我入职了国外一家仿生机器人公司。

　　或许某一天，我能与小龙再见。